

一张汇款单的 温度

□陈红



邮递员来电,说我有
一张汇款单要签收——是《老
年世界》杂志社寄来的稿
费。挂断电话,记忆翻涌,想
起第一次收到汇款单的那个
夏天。

2023年6月,清晨的阳
光带着灼人的温度,公司门
口的小黄花都开得笑盈盈
的。刚上班,门卫老方就举
着一张邮政汇款单喊我的
名字。行政部的小张眼尖,
惊呼:“哟,《浙江工人日报》
的稿费!”十几双眼睛瞬间
聚过来,恭喜声此起彼伏。
同事们一起传阅着那张盖
着邮戳的绿色小纸片,我羞
赧地低下头,却掩不住嘴角
的笑意。虽然之前我也收
到过一些稿费,但都是银行
或微信转账,这种邮政汇
款单还是头一回。当那张
稿费单真真切切握在手中
时,一股久违的感动涌上
心头。我捏着汇款单的边
角,阳光移到了邮戳上,那
个小小的圆形印章里,藏
着比金钱更珍贵的馈赠。
五十元的稿费,让我的名
字在那个夏日的早晨传遍
了整个公司。那一刻,我
懂了什么叫“铅字的力量”。

想起投稿前的那一夜,
那份市总工会转发的征
稿启事,在桌上搁了整整
一周。四月的风轻轻爬上
窗前玻璃,和我隔窗相望。
我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手
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不
敢落下。自

认为文笔很一般,但我人
闲心不闲,省刊对于我这
个普通人来说是否太过遥
远?但我这人有个毛病,
心里惦记的事,不做成便
寝食难安。

4月17日清晨,我终
于将一篇文稿《我的生活
家》投了出去。出乎意料
的是,当天就收到了回复,
这让我既兴奋又忐忑。邮
件来自《浙江工人日报》
的编辑老师,对方不仅加
了我的微信,还发来修改
建议,甚至亲自帮我调整
结构。按照老师的要求,
前前后后改了4稿。“细
节的东西、故事的东西还
是少了点。”老师的话,
像一剂强心针,让我又满
血复活了。

等待见报的日子格外
漫长。从4月投稿到5月
见报,不过一个月,却像
等了一整个季节。就在我
几乎要放弃希望时,5月
10日正午,编辑老师发
来了链接。我的文章终
于登出来了,标题改作了
《单调的流水线上——
幸好有写作陪伴》,旁边
配着我穿着蓝色工装照
的照片。我盯着手机屏
幕,手指竟微微发抖,幸
福感瞬间翻倍。经老师
润色,这篇小文仿佛被
注入了新的灵魂。对于
我们写作爱好者,遇上
好编辑,更是一种幸运。
自那以后,我的名字陆
续出现在更多报刊上。
文字变成铅字本就令人
振奋,加之还有稿费收
入,更激发了我的创作
热情。有一次,父

亲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
我的名字,向我确认是否
真的是我。父亲脸上的表
情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自豪从每一条皱纹里溢
出来。

关于那张汇款单还有
段趣事。从小区正门出
去,不过百步之遥便可见
到邮局。进门后机上取
号,静静等候叫号。“下
一位。”柜台后的声音清
脆悦耳。我走上前,递上
汇款单和身份证。钱不
多,但仪式感特强。柜台
后坐着一位二十出头的
姑娘,长得眉清目秀,闪
着一对若有若无的酒窝。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
不好意思地笑笑。很快,
汇款单在柜台兑换成了
现金。“您的稿费请收
好。”她清亮的声音引
得旁边几位工作人员纷
纷侧目。姑娘又小声道
:“其实……我小时候也
特别爱写作……”她的
脸颊泛起红晕,手指无
意识地绕着工牌带子,
“就是工作后,觉得没
时间……”我撕下便签
写下投稿邮箱的动作
几乎是本能的,看到姑
娘眼里燃起的光,我仿
佛看见了那个曾经的自
己。走出邮局大门时,
初夏的阳光正好。我突
然转身,透过玻璃窗看
向柜台:“我想拍张照
可以吗?”姑娘愣了一
下,随即抿嘴笑了,举
起那张汇款单朝我挥了
挥,于是那份带着墨香
的仪式感永远定格在了
我的相册里。

笔墨间的 师恩

□陆萍萍

指尖捏着作者栏上印
有自己名字的报纸,那油
墨香恍惚间让我回到了
奉化江畔的教室。那些
年,我的小作文总被翁
心惠老师拿到隔壁班当
范文,想来心中除了感
到一股暖意,还有一点
小傲娇。

我在宁波一中读书
时,翁心惠老师是我的
高中语文老师,我“不
怕写作文”的火苗是被
他燃起的。那时候,他
总穿件扣着风纪扣的灰
色中山装,左胸口袋别
着两支钢笔;鼻梁被酒
瓶底般的近视镜片压出
两道深红的痕,低头时
习惯用手扶一下眼镜;
脚穿一双黑布鞋——上
课时,他总是踩着平稳
而慢腾腾的步子挟书而
入,出现在讲台上,像位
旧时老先生。而我们这
群“名不副实”的所谓
高中生,还懵懂得像放
养的羊羔——从《难忘
的战斗》之类连环画式
的课本里,只学会了讲
英雄故事,对语法、标
点、写作要素等还是一
窍不通。翁老师不厌其
烦、苦口婆心地传知识
、讲道理、举例子,恨
不得把平生所学如竹筒
倒豆般传授我们,可悲
的是总像在对牛弹琴。
翁老师一遍遍,慢条斯
理地,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是:“不要怕写作文,
想写就提笔记下来,只
要你肯写,总会进步的。”

翁老师的话,像火星
般点燃了我动笔的勇气,
我开始“随心所欲”地
写。每当作文受老师表
扬并当场读给同学们听
,写作兴趣与虚荣心同
步膨胀,下一篇腹稿也
悄悄萌芽。那时候,好
多同学都怕写作文,而
我试着用日记的方式将
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隔
三岔五悄悄把小作文递
交老师批改。后来,我
的小作文不仅常被老师
拿去隔壁班朗读,还在
全市作文比赛里获奖。
我这棵写作的幼苗就是
由此萌芽的。

高中毕业恰逢全国
恢复高考制度,翁老师
知道我偏文科,有篮球
特长,建议我报考文科
中的体育专业。可那时
的我天真无知,被“当
年毕业当年分配”“国
营厂”迷了眼,很快就
成了一名纺织女工。即
使象征性地参加了高
考,也因没系统性复习
又任性选择了理科,最
终以个位数的分差与全
日制大学失之交臂。现
在想来,真是有负翁老
师的一片苦心。

好在现实生活让我
慢慢懂得了学习深造
的重要,第二年便以学
徒的身份带薪考入了
职工大学,又用所学知
识指导工作实践,也算
为纺织事业奋斗了一
辈子。

如今,怀揣着“活
到老,学到老”的心
态,我走进了宁波老年
大学重新学习写作,重
启写作之旅。在这里,
我写风景、记人事、做
笔记,生活被安排得
满满当当。坚持读写
让我心灵清明,近年
来有百余篇小文见了
报,前几年还加入了
宁波市作家协会。在
文学的世界畅游,让
年轻的自己醒来,让
生命的喜悦进来,日子
过得惬意又开阔。

“只要你肯写,总会
进步的。”翁老师的话
犹在耳边;他在我作文
本上的红笔批注“勤
笔勉思”仿佛重现眼
前。时光流转,那份教
诲始终温热。